周易宗義

周易宗義卷五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下經

咸䷞兌下艮上 恒䷞兌下艮上

傳 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也

建安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而婚姻之道成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而居室之倫正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後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悖矣雲峯胡氏曰天地定位欲其分故乾坤分為二卦山澤通氣欲其合故咸恒合為一體又易八純卦六爻皆不應否泰咸恒損益既未濟六爻皆應否泰天地相應故居上篇

咸損恒益既未濟男女相應故居下篇上經彖辭不言女下經家人利女貞姤勿用取女漸女歸吉多言婚姻之事而首於咸見之

陸庸成曰貞者一卦之權輿也貞於感貴以無心而爲感貞於久貴以立心而爲恒然二卦之象皆有完義而二卦六爻皆无全德何也咸惟其虚不虚則不能受諸爻各執一以爲感故意必固我之私結而爲志志者虚之忌也曰志在外曰志在隨人曰志末是也獨于初三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幾無貞矣故特于四爻示之以貞四當心之處也恒惟其方舍方則無以立諸爻各隨地以爲恒故欲速遷就之私似貞而實非似貞者方之

忌也曰貞凶曰貞吝曰貞婦人吉是也獨於初三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無以求貞矣故特於二爻示之以久中見困中可求正也二卦爻之最善者但得无悔悔亡而已然悔亡愈於无悔咸四爻之悔亡非爻之有也

隆山李氏曰咸恒二卦其象甚善而六爻之義鮮有全吉者蓋以爻而配六位則陰陽得失承乘比應之理又各不同故也所謂不同以咸取周偏恒取專一而有不能如其皆偏如其專一若卦體者即未善也此六爻之義也

趙汝楳曰山澤氣通彼此交感故卦名咸爻象皆近取

諸身感之至眞莫若身意之所欲不言而喻咸以止爲感者也爻之吉凶皆係於止其取人身爲象則各因其位不當如它卦言位應蓋拇與心腓與脢股與輔在人身皆不胥應故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卦以艮男下兑女陽下陰而陰從陽一感一應故爲咸咸者感也上下交相感應豈不亨通然非可以不正感也此卦男女皆正故取利貞而事之貞者莫如取女取女大事於感通尤切故又曰取女吉謂感之貞如取女然則吉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

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丘建安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

咸加心而爲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感故咸去心而

爲咸咸皆也惟无容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聖人以咸

名卦而彖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

王伯厚曰咸之感無心感以虛也兌之說無言說以誠

也堯之於夔將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

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其說深矣

姚鳳梧曰感字便對著應字無應亦不爲感故曰交感也所謂有感斯有應有應復爲感是也造化物理皆然盧中菴曰柔上剛下本卦體也二氣感應則據卦體而申其具有感應之理也陽降以感夫陰而陰應之以與夫陽陰升以感夫陽而陽應之以與夫陰是二氣感應自然之妙也止而説艮止而兌説也止則不隨欲動以止行説則不爲邪諂不失其正所以利貞男女之情少者最切男先於女然後女應於男感應之誠无踰此所

以取女吉

楊敬仲曰既以感應相與而説矣而曰止者何非止與

說離而爲二止與說合而爲一也如水鑑之萬象水嘗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哉止說之道乎　唐凝菴曰艮剛之下兌柔也似乎感矣下之以止是感而無感也兌柔之上也似乎應矣說之以止是應而无應也感而无感應而无應是感應萬變而明鏡止水之體未嘗失也此無心之感所以爲正也經繹曰無心之心不動於欲故咸止而說惟咸无心故六爻言咸拇咸腓咸股咸脢咸輔頰舌不言咸其心深夫

程敬承曰卦德止而說止字重感主於說止而後不妄

說也以止行說即此是中節而和即此是平咸之所以能感惟和平耳和平者人心之同也天地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感人心即以和平感而天下自以和平應之天地位萬物育夫非和平所感通者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誠也對僞言也以止行說所謂以誠感者天地萬物之眞機惟是矣卦中曰虛曰貞曰居曰順曰光大皆情之類也張中溪曰情者感而遂通者也此咸之妙也

洪覺山曰感何以見其情也見其一氣之爲流通也見其一氣之爲流通而必以正也見其以正流通於天地

萬物間而實不可已也其不可已者无可見也程子所謂默而觀之斯見之矣

敬承又曰天地感乃二氣自相感感以無心者也聖人感人心亦非有意於感空空洞洞之中自成一段冲然蕩然之體自然薫得人心恬愉爽易而世道和平矣使有意於感感非其正便自不和平天下何以和平天地之情亦天地相感之情不復消與物感也　吳一源曰六爻陰陽相應也爻詞則以求應爲戒何居蓋陰陽相應正也心係於所應則心爲憧憧而所應爲朋從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虚受人

傳澤性潤下山性受潤澤在山上二物之氣相感通也

元俞琰云山澤之氣相通以其虛也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程傳虛中者无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孫氏曰惟虛然後和平而得天地萬物之情寂然不動所謂虛也廓然大公所謂虛也内外兩忘所謂虛也　汪咸池曰無我則虛有主則實咸主中虛孚主中實虛非淪於無者故曰虛者實之因實者虛之根虛而實實而虛者感之門　陸庸成曰彖傳言感象傳言受感非將迎受非留滯何也常虛之體我不能不與物接

聽其自往感亦因應也物不能不與我接順其自來受亦感通也虛故止隨感隨受故說居止也順乃所以居止也順事物之來以爲往非惡動求靜而後爲居也艮體爲止止宜居而二失之兌體爲說說宜感而五失之

六爻大意質卿曰之六爻皆主於感人者也而皆未足以感人如感拇則微烏足以動衆感腓則躁動何足以一人感股則隨人之意多而思則憧憧之念甚感其脢則背而弗通也輔頰舌則妄而无實矣此无他感以虛爲妙用而自拇以上則皆實之感以通爲極則而自感拇以上則皆窒之故曰觀其彖思過半

蘇紫溪曰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止於朋從則非虛志何可無而未而外而隨人則非虛極而言之天地以虛感物聖人以虛而感人心三才之道盡於是矣

初六咸其拇彖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彭山曰咸以靜爲體六陰當卦之初在止體之下宜靜者也而與四相應即先有所感故爲咸其拇之象象曰志在外也未感而志先馳於外非所以立靜虛之體也

孔疏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故不言吉凶以其欲動未動本實未

傷於靜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陰柔不能待感而先動象咸其腓而凶亦戒詞也然本體艮能止其所又二處得其位情不違中能居則身安而腓不動可以易凶而吉王註陰而為居順之道也不躁而居順不害也二五正應非戒其不感欲感而後應不可躁也　張幼于曰咸艮皆取身為象艮腓不言吉凶咸腓則曰凶者躁動故也居即艮其腓矣艮言隨在二腓隨三之限而止也咸言隨在三股隨下之足而動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傳 九三與上六應上居說極三感而從之不能自主隨人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惟隨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程敬承曰卦德止而說三爲艮主何以感於所說而隨也止體之終止極則偏而爲執執其隨猶云守定一箇隨人耳隨者柔道也三陽剛而亦不處所執者卑下失陽剛之德也○質卿曰安身而動○所謂處也○即二之所謂居也○二不能居三亦不能居居之即吉矣故三之不處猶

二之不處旣曰咸其股卽是隨矣又曰執其隨者重在執字其志甘於是而安之不疑執之不變誠由其不中而心有所繫故也。洪覺山曰謂爲在下初二所拘執亦可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楊龜山曰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已獨不言心者正見感之不可以有心也葢有心感物其應必狹惟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焉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

形其照幾何　洪覺山曰貞往來皆定之謂往來夫何害所害者有感而憧憧耳憧憧爾思則思之所及者朋則從之其思之所不及者非四之所能感亦非四之所能忘四之不忘生于思朋之不忘生於從如曰得朋曰朋來曰朋盍簪皆出無思以得則非朋從矣　朱晦翁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着憧憧了便是私意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蓋感應自有個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又云往來憧憧只是著一個忙迫的心不能順自然之理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個忙

唐凝菴曰憧字從心從童曰憧憧蒙昧未明之貌卽象之未光大也惟其蒙昧未明故營營擾擾心無定主卽往而將復來而迎故曰憧憧往來　楊誠齋曰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成光大之德哉天下何思何慮此之謂也

程敬承曰光大原是虛體太空中无所不照无所不容其自往自來於吾何有而何必憧憧思慮爲憧憧者虛之障而塞感之門也故曰未光大如槁其心以成虛抑末矣

唐凝菴曰心之官本思惟心體未明則其覺性皆發而

爲思一涉于思則散亂紛飛勢所必至矣習靜之人每苦于此故有隨時起照之說終非端本澄源之謂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子夏云在脊曰脢諸爻象拇象股象心皆戒其感於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物諸爻動而無靜五靜而無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無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初曰志在外三曰志在隨人五雖无私係不能感物其志如此亦末矣孔疏末猶淺也感以心爲深也　唐凝菴曰悔生於動不動復何悔乎故直曰无悔此其特志抑末矣何也天地聖人不容廢感正以天地

萬物之情由感而見而吾之所以通天地萬物者非此不可也柰何徒取神明活物一切執縛以求定而失其本體之正乎告子之不動心病正在此

程敬承曰如艮背則爲靜得其所而心可通於天下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胡雲峯曰感宜靜不宜動以心志感人狹矣況動以口乎感以言非矣況無實乎董景孟云咸之諸爻曰拇曰腓曰股曰脢取象各以其一上六曰輔曰頰曰舌取象獨以其三其惡佞也深故取類也徧約說曰上以口舌

感三以隨應不誠甚矣

蘇子瞻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于身乎身忘而後神存是故拇股腓行心慮口言六職並舉而咸不知忘也見其咸而不見其所以咸也見其所以咸非全德也神不存也是故爻主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已何也咸拇者不忘拇咸腓者不忘腓咸脢者不忘脢咸口舌者不忘口舌也又曰凡感貴以神橫渠先生謂咸卦六爻皆以期必於感不盡咸道故君子以虛受人也虛受者即所謂神之感而無意必固我者也

陸庸成曰人之感應未有不從心者心有所感下則動

足上則動口非盡妄也初當艮趾而拇動上當兌口而舌動以明感不從心故皆妄也　洪覺山曰人之一身心爲上思慮次之言說次之拇腓百體又次之皆可言也感之理不可言也得其不可言者而與形體言說心思俱泯焉而後感道盡矣

恒 ䷟ 巽下震上

趙汝楳曰男下女者婚媾之禮夫尊婦卑者可久之道故卦名恒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范氏曰諸卦以有應爲吉此六爻相應而无元吉者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之時

故以剛柔皆應而不獲爲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程傳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爲有咎矣恒之所以能亨者由貞正也故曰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恒矣約說曰所恒者又必正道然後可行恒而不正則不可以有往矣恒而可行然後爲常久之道也可常而不可變可守而不可行豈常久之道哉註恒之爲道亨乃无咎也恒通无咎乃利正也各得所恒修其常道終則有始往而無違故利有攸往也

張雨若曰常而久方盡恒義不常則久亦無益楊墨只是好新奇不常耳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來知德曰恒者長久也以恒字論左旁從立心右旁從一日言立心如一日而不變也

恒久也恒之義也剛者宜上而上卦爲震柔者宜下而下卦爲巽得其順序乃恒分也風多有不因雷者但雷震則必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所謂相與以動也震動而

巽順以順爲體動无違逆所以可常動而不順豈能常也　唐凝菴曰咸恒俱以剛柔相應獨言之恒者咸取无心之感有應則有心恒取有常之道相應則可常此四者皆可久之道故卦名恒也

傳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　蔡虛齋曰天地以正不著力天地自無不正也又不是以正方能長久謂所長久皆正也如時行物生萬古常然皆其理之當然者庸何不正之有

唐凝菴曰天下惟道爲正惟久於其道爲恒所當恒道之所在執一而從之道也即屢變屢遷而隨時以從之亦道也不久之以迹而久之以道乃所以善其恒也道本通達何所不亨道本无過何得有咎道之所在正之所在則彖所利之貞也　蘇紫溪曰彖曰利貞傳曰久於其道天下无正外之道也天地之道與久於其道二道字相應不必道之外又添一正字

汝吉曰天地之道常斯變變斯通通斯久以得其貞常无息不然日月四時其較著者耳恒亨常之通利貞常之久也貞而利往即終即始闔闢无已天下貞一常久

之理也久於其道即天地恒久不已之道也是道也經權常變闔闢動靜何所往而不可曰利往不已之妙也

程敬承曰久於其道是吾儒學問極到處故曰終猶言了頭也學到了頭生生不已便是變化之門此終則有始之謂攸往之所以利也

唐凝菴曰天地之久自然於道故先言道而後言久謂之不已則其終始循環之運也蓋天下之事止于一始一終終則无所往而不可恒矣惟終則有始循環无端則愈往愈見其不已愈往愈見其恒矣焉得不利　項氏曰聖人懼恒者以執爲久也故曰恒亨无咎利貞久

於其道也明所久在道非執也又惧峭者不知道之所在也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明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已者止也止則廢廢則不久矣

得天者得其自然之理也只重久照不可謂得天故能久照四時句重久成變化謂陰變爲陽陽化爲陰也聖人句重久道化化其心成成其俗必言化成者正以見其久也

程敬承曰天地萬物總不外此恒久之道道不可見所可見惟情耳如風雨露雷之相助飛潛動植之相應卽

此是恒、卽此是情之可見者也　洪覺山曰咸以觀其初恒以觀其終初心者本心也凡人物之心之情必于久而後知亦必于變易不二而後定觀恒之義也　朱子曰物各有個情有個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是非辭讓之情性只是個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却是一般長長恁他這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　楊敬仲曰觀其所恒所恒卽所感知所恒卽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爲所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故无所不通无

所不恒天地萬物之情如此

李隆山曰易中諸卦大率兩兩相從合兩爲一、陰陽相等則其爲用可以至于久大若夬以巽遇艮陰老陽少、則爲蠱以兌遇震陽老陰少、則爲歸妹不若咸恒陰陽氣等无差此其所以爲下經之首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朱子曰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　蘇子瞻曰雷風非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能常者以有雷風也故君子法之以能變爲恒立不易方而其道運矣　張雨若曰雷風變也、而以爲恒、變、而有不變者存焉、君子體之以立不易方、豈膠固以爲守哉、時有適然、道有本

然隨時變易以從道是乃所以爲不易方也　洪覺山曰天下之至健莫如雷其至疾莫如風體雷風之健疾不敢自弱以撓於中是所以不易也學者能以風雷之益改過之義合而觀之其功可知巳　史繩祖曰雷震位風巽位先震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恒故立不易方益則先巽後震此變動故益遷改可見恒易二象異　蔡子木曰德之恒者以其知方常知方是立不易方也恒六爻之戒爲易本然之方初六深而易九三邪而易九四偏而易六五懦而易上六動而易二處巽體天資純粹可以勉學者能久乎中而不易其方故獨曰悔亾

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洪覺山曰恒之六爻彖意盡之矣有終則始隨時處中以圖其始焉爾矣是故初六始交也浚深也始終上下義有深淺而遞以正應之常責望之過則其勢必有所不行如程子所謂劉賁之類是也　張雨若曰初六之病全在一浚字世間自有理本正而勢上做不通者君子知幾須審勢自止初與四應本是常理然在初位卑交淺在四又情疎闊不下接又爲二三所間說口交起此時尚可以常理責之乎初柔暗不識世務而往又

善入故深以常理求之如賈生洛陽一年少而立談之間遽慟哭流涕者浚恒如此雖貞亦不免凶既凶又曰无攸利甚言其不可也小象只就本義在初二字立意言始未可遽求深入也交淺言深凶所自來矣

傳曰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吝者皆浚恒者也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傳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所以悔亡易述九二以中德應五五復居中以中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

中也

程敬承曰悔自內出者也九二初嘗有悔其內省之獲處正自凶趨吉之介後來補救有方因中求正故得悔亡夫久中而止悔亡也以陽居陰之爲累也或曰不言吉利者聖學正誼不計功此所爲恒也又曰久中不是呆老實久於其中中便貞通而能恒正所謂立不易方者

象旨咸九四恒九二皆以陽居陰非貞也恒之二不曰貞而徑言悔亡咸九四不正不中恒九二不正而中中重於正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潘雪松述曰葉良佩曰九三處得其位謂宜固執不變然以其過剛不中又巽體其究為躁卦而當雷風之變志從於上不能自守故為不恒其德之象郭雍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為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或進之羞雖貞亦吝貞不為吝貞而不恒所以為吝也 張雨若曰觀一其字可見德是九三原有的病全不恒上羞之者衆不知為誰故曰或朱子曰承者猶言人送羞辱與之也

程敬承曰三不言凶而曰羞者以凶害懼之不若以羞辱愧之尤為激切也且凶害猶可逃羞則內愧已外愧

人无可逃於天地之間故象曰无所容无所容直慙死而已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久便久了而以陽居陰久非其位則久非其道矣恒而非道雖恒奚益无禽之象也　金汝白曰田者震動馳騁之事故此爻與解皆言田卦有震也　唐凝菴曰四與初應初陰虚无禽象井以與初亦稱无禽又况初之浚恒本不相得乎三當恒而不恒四不當恒而恒者也　仲虎曰師之六五曰有禽五柔中而所應者剛剛實故曰有禽恒之四以剛居不中而所應者柔柔虚

故曰无禽

程敬承曰恒惟貞故利往久非其道何所利乎以田爲喻故云安得禽約說曰位不當與九二同而休咎異者中不中之辨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經繹曰常德非常不常其常執常君　非常之常六五以柔中下應剛中式常爾心從一而終是婦人之貞也惟婦而吉矣夫五夫子也道在制義乃以順從於人爲恒則失其陽剛之正而凶彭山曰恒以惟變所適爲貞

五以柔順爲常而不知變則所謂恒者執一而也豈利往之貞哉

孔疏五居尊位在震爲夫二處下體在巽爲婦五係於二是從婦凶也

程敬承曰陽主通變夫道也陰主安貞婦道也故在婦人則從一而在夫子則制義義者隨時變化之用制義者惟我主裁之意如徒一于順從是夫子而蹈婦人之爲也故凶　唐凝菴曰恒以夫婦爲義夫柔婦剛其德悖矣雖謂之恒其德而猶有此分别于此益明久于道之爲變化非精義入神者安足語此　丘建安曰二五

皆位不當而得中者也在二則悔亡而五曰夫子凶者

蓋二以剛爲常能常者也五以柔爲常則是婦人之道

非夫子所尚也

仲虎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

能感。咸或承之羞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

一不通。故二爻皆无取焉易貴于知時識變固如此哉

或曰從一指夫言此是泛論不拘爻義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王輔嗣曰靜爲躁君安爲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

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爲恒无施而

得也、經繹曰恒德何常靜正其常應感迹也豈謂常哉震終動極以振爲恒夫振則何可恒矣終日馳騖盡而不知其盡也凶而已矣　吳一源曰振而不恒不過一時之失振恒而在上亦不至振之已甚惟振恒而在上所以大无功而凶也、

總論恒是人之義德然要歸于貞、不貞之恒非恒也、即貞而不知變非貞也、初之浚恒可以爲貞乎、二之久中可謂之非貞乎、三貞而不恒、四恒而不貞、五恒其德貞而不知變、上振恒動而不知恒、是皆非恒之正者、然貞而不知變其義爲難知、故六爻之中三致意焉、讀者當自

得之

陸庸成曰浚於初而震於上者其巽震之本末乎浚巽之入也振震之動也三爻爲貞而不恒四爻爲恒而不貞五爻則恒矣貞矣而在婦人則是者夫子則否

遯 ☶艮下☰乾上　大壯 ☰乾下☳震上

陸庸成曰陽大陰小故遯曰小大壯曰大遯之利貞戒小人所以爲君子也大壯之利貞戒君子尤所以爲君子也　王註遯與臨相對者也臨剛長則柔危遯柔長故剛遯也　仲虎曰遯以二陰之義成卦以四陽之遯得名易爲君子謀名卦必以陽爲主

遯亨小利貞

林次崖曰遯亨言遯則亨也本義又著九五當位一意是如何葢是時小人未有害君子之義聖人恐君子係戀不知去終必取禍故為此說以喚醒之使知時而遯也彭山曰遯隱藏而不露形迹之意程子謂甯武子能沉晦以免患即此義也

程竹山曰小人侵迫君子就是不正然小人之害君子亦非小人之福也故以利貞戒之戒小人以无害君子也

吳一源曰遯之義取諸遯之遠逸非退藏也二陰在下

未至於盛而迫陽也君子遯爾退藏坐觀陰長否亂立至矣豈仁人之心哉象但云遠小人而已非退藏也彖傳云與時行則不當退藏明矣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王註遯之爲義遯乃通也遯而亨者遯中巳有隱藏善處之術故即能亨也剛當位而應在人事猶有可爲疑於不必遯者只是時非可爲遂乃與時偕行超然以遯此其心之遠覽如何所以亨 質卿曰遯者聖人先機應世之妙用可與達權者道難爲拘方者論也如遯而

避之可名曰退辭而避之可名曰去惟遯則无頭腦无圭角翛然而逝出於事機之外如一言語一舉動皆識機先有對面相遯而無痕迹者是其遯也若勢已亟而爲所以遠之殆矣殆矣　蘇紫溪曰君子依乎中庸然後能遯世易稱龍德然後能遯世遯豈徒爲隱逸者哉遯而亨非以退爲亨也無入而不自得即隨處皆亨也張中溪曰浸長者如水之浸物以漸而長也臨之象曰剛浸而長遯之彖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浸而長者蓋剛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　朱子曰惟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見是他之福

洪覺山曰二陰雖長而猶未盛故以利貞戒之更進一陰爲否則不利君子貞矣

胡雲峯曰遯與旅之時皆非順境也故本義皆曰處之爲難時在天義在我觀君子所處可以知其義之大也

唐凝菴曰君子之遯惟其時能當幾義能引決所以善存吾道也苟誤以當位而應爲可留一失其時則悔之且晚一失其義則當斷不斷禍且隨之矧欲其亨其時其義豈不大哉　陸庸成曰遯止言時足矣又曰時義之大義者宜也事之制也隨時以遯而得其宜又決之斷謂之時義剝之彖曰君子尚消息盈虛與時行也而

況於遯乎識得此義方知其大　又曰遯之時遯之義皆君子處時之妙哲人先天之大機豈不至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湛原明曰天下有山是陽止陰於下而脫然高上不爲所凌之義遯之象也不惡也者無大聲厲色以絕彼之迹也嚴也者莊敬自持以消彼之邪也无有作惡而嚴以自守乃君子之常非以遠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彼雖上凌而追之而邈其不相及矣此之爲君子之遯也

蘇

夫遯者蚤見而先幾也二陰方長未至於盛故可遠若盛則已及而不能遠之矣惡已動而不及嚴之矣

紫溪曰聖人之嚴嚴於治己而不嚴於治人嚴於其心而不嚴於其迹此所以爲不惡之嚴也夫過嚴之近於惡也其幾希之間乎彼未能爲聖人者寧嚴而已

程敬承曰君子以天道自處爲嵩峻絶小人德方而不露道存而不亢如天道默運於上而小人自止於其下而遯不可干豈非嚴乎不惡而嚴眞嚴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不厲不往何災也

洪覺山曰遯以四陽上遯爲義則初六者尾也遯尾斯后時而不可及厲斯災矣然則何以處之曰遯尾非也當尾而必求遯以顯其迹亦非也地卑職微于義尚淺

古之人有行之者潛晦自存處亂世而隱下僚是也往者往有爲也商山茹芝之叟不陷祖龍之穽陳門挂冠之夫不入禁錮之網彼其不往亦何災乎

程敬承曰味本義晦處靜俟四字則知勿往非必退藏而不爲也順時而處之不輕有所爲以露形迹姑有所待而爲耳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本義中順二字要分明中不過時順不拂時有與時偕行之意執之用黃牛之革非必於退藏也二在內卦之中正與小人並處如柳下惠居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

而有堅貞不可移奪之德不以三公易介此所謂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者也　游讓溪曰六二固守其志確乎其不可拔而潛隱不露堅乎內而順乎外故曰執用黃牛之革

陸庸成曰遯之最善者莫如遠小人不惡而嚴知此之爲遯則不言遯可矣舜與共驩同朝旦與管蔡共國孔子見貨孟子𨻶驩小人日在前而我自遯得此義者其六二乎二亦不言遯所處不可遯也但論其志耳志之固也小人不能勝我而亦不見我之所以遯此謂不惡而嚴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徐進齋曰係戀也比乎二陰宜遯而繫故曰繫係遯是爲小人私情所牽係而不能決去者夫遯之爲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有所係戀不能遠害故有疾象將剥剛故有危　孫質菴曰疾者行之疵厲者身之危无一可者也惟以此繫遯之道畜臣妾乃可無疾厲耳葢出處大節與豢養私恩不同故可施於彼而不可施於此謂之畜臣妾吉甚言其他無所利耳

游讓溪曰繫戀之久正氣消亡力不足而困憊也畜臣

妾之道豈可以當大事也大事以出處去就言疾憊連綿孚猱以形容其疾之甚也彼其繫戀處昏昏憒憒如病狂喪心者然困憊之甚所以厲也

吕涇野曰陳寔之處張讓狄仁傑之處諸武其畜臣妾之意然陳讓不足言仁傑幾矣蓋君子不幸而實世道之幸未可必之世之君子有過此時用此道不知畜臣妾之象乃以不可大事責其後時者不得此爻之旨也

程敬承曰一說畜止也下體艮三主止也柔勿進必馴服不爲剛故吉也大事謂大畜乾剛以畜去小人爲事此非三所可能則係之病也說亦新而與本義稍戾姑存之以備參考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程敬承曰四乾體剛健豈其有所好於小人陰長之時或欲大有爲以救世或欲遠避迹以潔身蓋不無功名之心焉四之遯倘所謂儉德不可榮以祿括囊不可榮以譽者耶此非有剛德者不能絕之以遯故曰君子吉小人否

質卿曰天下之事有斷斷乎只是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此好遯是也君子剛斷小人係戀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從攸承门遯何以嘉美也凡遯之不美者或露形迹動意氣使小人疑我而我反見害九五剛陽故能遯也中

正故能善遯也隱處晦迹以身周旋其間而不失其志之正陰雖浸長且柔順中正以與我相固結處遯之世陰不至剥陽陽猶得畜陰凡以此也匪獨全身名而所關世道者大矣故曰嘉遯貞吉舊說以去得早爲嘉夫遯至九五似不獨以其早矣玩註疏俱無早意

郭白雲曰九五嘉遯隨而不流無繫也無執也無[illegible]也不事于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

游讓溪曰正志者行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固志者志士厲行守之於爲此者乾道坤道之别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潘雪松述曰最處卦外無應於內心无疑戀超然遠舉故有肥遯之象　美廷善曰四之好不如五之加五之加不如上之肥肥者疾憊之反也　劉牧曰處不遯名遯而不遯出不榮祿不遯而遯也進退之間綽有餘裕何所不利哉陽亢而无位則不攖世累者也在遯而遠則絕无罣礙者也故曰无所疑也　唐鶴徵曰再進而否不无先否之憂再進而觀未免不平之志安能若是之肥哉大都下三爻艮故止上之義勝至三猶係上三爻乾故行之義決至上則肥矣

項氏曰坤六二无不利則曰不疑遯上九无不利則曰

无所疑也。獨小畜上九，君子征凶，曰有所疑也。疑則凶於行，不疑則利於行。然則疑者，行之禍也。遠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本不與之相應，又非當位之人，所以能超然不以其身處嫌疑之地，而無入不自得。遯之蚤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

游讓溪曰：上九身在事外，所謂无譽于其前，无毀于其後，无樂于其身，无憂于其心者也。何疑之有。无所疑，須知他去的氣象，灑灑落落，无一點塵埃染者。

程敬承曰：遯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然四猶有好之之

心焉上九則甘於世外者也噫嘉遯焉至矣

蘇紫溪曰遯豈聖人好爲隱逸哉聖人无心于忘世亦无心于戀世明其天機而不攖乎世味唯時而已時乎時乎其聖人之不能違乎今就六爻觀之知時者矣故嘉則貞肥則利好遯則吉固志則莫之搖失時者窮故尾則厲係則疾聖人欲人之與時偕行也固若是切也噫有得于時則離世而立固遯也即同世而居而心無所徇亦遯也无得于時則因時俯仰固非遯也即離世獨立亦非遯也故曰遯之時大矣哉

易述曰在下位而不往柳下惠也在內而能固其志者季本子臧也當

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秉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以爲嘉耦而猶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无憂者四皓與兩生也

大壯䷡乾下震上

荀爽曰乾剛震動陽從下升陽氣大動故壯也 王註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爲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章氏乾一也震動於上爲大壯艮止于上曰大畜皆四陽之卦故卦詞皆曰利貞

大壯利貞

洪覺山曰大老陽也乾六陽何以不爲壯也純也惟四陽過中而動乃壯也是以于其動戒之故曰利貞則以其大之動者利于正也不與復臨泰同言亨者彼之三陽在内也噫女之壯不可取剛之壯猶可貞女之壯郎於姤之初剛之壯至四而后言焉聖人之心可知矣

王介甫曰君子之道不壯則不可以勝小人不可過也四陽足以勝二陰可止而不可征故曰利貞雖卦傳曰大壯則止也　丘建安曰遯小利貞小者利于貞也指二陰言大壯利貞大者利于貞也指四陽言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凌君子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

人皆扶陽抑陰之意也

張雨若曰貞非獨行巳之正若有些自恃其壯意便爲不貞而足以取敗慶曆之壯疎元祐之壯激疎與激可不戒哉一卦六爻皆是此意觀本義正固字須知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便至放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於一念之不謹者多矣故本義特下固字恒之貞重正固本恒所有也壯之貞重固正本壯所有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敬仲曰天下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无由見其壯下卦乾剛上卦震動是剛以動也經曰天德時動剛大以直道義此配天地此塞非以大壯也大謂君子大者正非大者却要正大者本无不正也不正不可以言大故利於貞 邵二泉曰大者壯也壯之體大者正也壯之道君子勉於正則大在其中矣 建安丘氏曰心動物也情則心之動而見于外也復爲靜中之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動發于外故曰見天地之情至正至大而已

程敬承曰大壯利貞非主防小人也以自完其大者之

本體耳、如存之以待小人之心而過防之、於天地正大之情拂矣、　陸庸成曰大壯以剛動得名、不失其剛動之初、便是大者正也、萬物之情容有不正、故止曰天地之情、其性之正者不可見而性發于情者、則可見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子曰雷在天上、是甚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

程敬承曰非禮非天地之初也君子務自有勝之者正為主也正為主非禮自弗之履不待天人理欲交戰于中而后勿之也非乾健之至孰能之故非禮弗履動成剛德此大壯之貞也弗與勿較自在此

敬承又曰先儒謂壯以不發露預養為義非禮弗履正所以養其壯於義理之中而有所不輕用也不用壯為貞用壯為匪貞故貞者壯之所以大也　陸庸成曰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無壯大者正也故四陽有貞五上无貞然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貞之全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傳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象言初九在下先動壯於趾之象雖卦傳曰大壯則止陽止俟陰之消未可遽進故征凶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初九非有凶道也特以其始事不宜即壯進銳如此何爲不凶故象曰其孚窮也主於必往而必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敬仲曰不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唯言貞　陸庸成曰此所謂以禮禔躬善維壯者歟

趙汝楳曰二之能正非但以剛居柔謂其居下卦之中也故不恃其壯而猛進此所謂利貞也聖人於陰陽消

長之故、一陰言女壯、先事而慮以曉天下也、一陰則陽遯、三陰則道消、至於四陰五陰、聖人慮深而意切、今反爲四陽宜可爲君子幸、而諸爻多戒勉之辭、惟二以中正而吉、非抑之也、愛之也、愛之以養其壯乃无躁決之失、然後陰小不得乘間窺隙而剛之壯无窮也　秀巖李氏曰爻辭言九二貞吉者三、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未濟言中以行正、大意相類、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潘雪松述曰大壯以不用壯爲貞九三本未爲壯然重

剛不中在乾體之上過於剛而果於用者小人血氣未除自矜其力而用壯君子理義未純自恃其智而用罔罔亦君子之壯也爻位雖正以壯爲正其正必危如羝羊好進而喜觸羊壯以角也藩籬在前怒角以觸之藩不可決而乃羸其角恃壯貞厲其象如此小人用壯無足怪者君子而亦用罔所愈幾何安得不以罔困乎此有深惜君子使知所儆之意　洪覺山曰泉翁曰義理之强无所用其强用則爲强暴爲威猛爲无禮之勇是壯未爲病用之斯病也罔猶蔑視也小人者上六壯極之小人小人用壯而君子乃罔視而輕觸之貞正而不

知善用其實亦壯而已厲者將危而未至于危之謂也
項氏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勸戒備矣又曰貞厲羝羊
觸藩羸其角恐人以用剛居剛爲得正也大壯之時方
以過剛爲戒位愈正則愈危矣剛而又剛其剛不能自
制必至于觸藩而羸角此其所以危也　楊止菴曰纂
言曰陽盛之時不宜過剛聖人雖喜剛之進盛而猶抑
其太過以示教戒也　胡氏益曰在大壯其辭危者是
也此三爻健體而初三皆有戒象二獨有取者以二剛
居陰又中以剛中爲貴故重之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

尚往也

潘雪松述曰剛以動故壯九四壯之主也四陰位靜體、而九居之壯而得正故貞吉兼諸陽之進志在消陰疑其迫也不能无悔正則不極其壯而悔可亡矣

程敬承曰不壯爲壯壯之大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矣、壯于大輿之輹大壯之象也輹壯則車強云壯于輹謂壯于進也直前而行无復可禦陽之亨道也　洪覺山曰不言角趾腓股之類而云壯于大輿之輹者言已无所用于壯也　張中溪曰四以上則震爲大塗羣羊並驅而前无羸困之患輿之行全在輹輹壯則大輿由大

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爲夬之決乾之純矣。四爻全重一貞字。貞只是不恃其壯意。唐凝菴曰四本動主當健後而動得動之正矣故曰貞吉。一僅得健之正四合健動而爲壯葢從容以進必无失錯悔亦爲之亡矣藩決二句。正是吉悔亡之象云藩決葢羣邪退聽而莫吾阻也。壯輿有積中不敗之義陽故稱大也乾輿本可以行又有震力助之若輿之有輹矣以此大輿之輹行此決潰之塗更何所阻。象曰尚往四居震動之位故以往爲尚夫至四然後尚往葢乾健震動相配而往也則前此之不當往明矣尚往全在能貞上來不申下句者兩

象一義也

稚汝楳曰羸角則阨吾行藩決則尚于往積四陽之壯至是而后遂剛其可妄動乎　項氏曰自四以往為決故為藩決不羸四本坤之下爻動而成壯故為大輿之輹輹在輿下者也四為成卦之爻故稱壯稱大大壯至四猶曰尚往夬已至五猶曰利有攸往葢剛不盡長柔不盡消則其事不竟故又曰剛長乃終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羣行而喜觸詩陽並進之象也三剛而亢六柔而躁是以有羊觸藩之悔六五柔居尊位以柔道待之是人

皆爲藩以禦羊而已忽然不覺其无也有藩者羸其角羊喪則不羸矣羸角者无攸利不羸則无悔矣然僅曰无悔已耳其如剛德之壯何也　姚㐲梧曰以柔居中何爲不當在壯言之則爲不當矣蓋乘時策業非優柔不斷者所能爲也　林次崖曰柔居中是柔在內也爲失其內剛也

項氏曰四之所決即九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即上六不退之羊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此貞厲吉之辨也大壯四五易位而喪其很故无悔旅五上易位而喪其順故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傳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朱子曰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洪覺山曰不詳審於進退之始及其无據而后知艱焉其亦壯極則變也哉　胡雲峯曰上之壯已極不能退六之質本柔不能遂然三羸角上艱則吉者三過剛必至於自困故可勉之以艱也

項氏曰上六居動極質本陰暗而又好動不能詳審者

也是以進退失據凡人處事以爲易則不詳以爲難則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當務詳以勉於咎故曰艱則吉咎不可長也此雖教戒之辭然上六亦自備此二義居動之極故有不詳之象動極則止故又有克艱之象聖人亦因其才之可至而教之臨之六三无攸利象曰既憂之咎不長也二爻皆居卦之窮可以變通除六三變則爲泰大壯上六變則爲大有故皆曰咎不長也張雨若曰不詳是壯時病痛艱是處壯對症之藥唐疑菴曰以震之驚懼故知艱也咎不長即是吉非別有吉也蘇紫溪總論曰陽壯之日君子有爲之日也然如是可

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利貞之戒、猶惓惓者、懼其進不以正、而其終必至于陵遲而大壞也、吾觀古之君子、其當天下之事亦多矣、顧陳賓之躁動則輕而鮮謀、元祐之紛更則驟而无漸、是壯趾之凶也、用罔之厲也、進退不詳之咎也、王謝之才、僅阻於偏安、韓范之略、不競於西北、是喪羊之悔也、求其善者、惟二四之貞乎、有得於貞、則時靜而靜、守吾之中、以相安於寧一、而不以爲迂、時動而動、運吾尚往之才、以毅然有爲於天下、而不以爲激、必如是而後吉而悔亾也、然其要則非禮弗履先之矣、夫小人之姦、其爲害也有象、吾心之私、其爲害

也无形天下豈有不能去吾心之蠹而能去國家之蠹也哉唐人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余亦曰去國賊易去心賊尤難

晉䷢坤下離上　明夷䷣離下坤上

程敬承曰晉不利剛以柔而進也明夷不用明以晦而明也何者晉明主在上道宜順而麗明夷暗主在上道宜艱而貞也　又曰用壯非壯故大壯以四爻爲主不極剛乃壯也急進不進故晉以三爻爲主衆允之乃進也非禮弗履壯以理之自勝耳自昭明德進以學之自明耳故二卦之道莫先自治

陸九淵曰晉上離下坤、六五爲離明之主、三陰順從是以致吉、而二陰爻反皆不善、金賁亨曰卦内柔爻多吉、晉之道不利於剛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洪覺山曰康侯者、安民之侯、不言公卿而言侯者、侯治其下也、成功之侯、未免君臣草昧而未定上下艱厲而不寧、至乎晉則安民无事矣、諸侯以和順得衆之績上通乎天子、天子亦以柔中之德、比而親之、寵錫盛而禮接隆、此所以爲大明之世也、漢上朱氏曰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

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問三亨王之勞晝日三接　雲峯胡氏曰屯豫建侯震也康侯坤也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坤爲牝馬爲蕃衆象晝日三接離爲日有中虛象崔憬曰晝日三接言其來而親之至也唐凝菴曰五爲大明之君二爲康侯自五至二歷三爻三接象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進也蓋以明爲進也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晉明出地上其明方新有進之義故曰進也唐凝菴曰總一

卦言之則離明出于地上日之斯升進也以内卦言坤以其順而附麗于大明之君亦進也大明以五在大之位正見其爲中天之晝日也以外卦言之則離柔進而上行非復明夷之在下亦進也然不言明而言柔者何也自下之麗則見其大明自[illegible]進則[illegible]有其明惟有其柔下以順道麗下何不獲乎上上以柔道行上何不逮乎下是以康侯用是道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蕃庶錫之厚也三接禮之隆也極言其上下之交進之有道也

明出地上无所不照賞罰清明之世也順而麗乎大明

所謂小心翼翼以事一人者重在順字順故能忠貞而效職柔進重柔字柔故能虛心而禮賢　張雨若曰大明之君聰察猜忌尤須順以麗之故順字重　唐凝菴曰衆建諸侯所以安民也諸侯以安民見功其所以奉行明君之德意至矣此其所爲順麗也

彖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洪覺山曰明出地上日之明非有加也以上晉而出于地故明耳夫一日之爲也出之則明入之則暗向之則明背之則暗出入向背之間而明與不明分焉是故君子之學在自昭其明德昭者昭之也止于撤其蔽而已

也不曰求而曰自昭昭其所自明者也　潘雪松述曰自强不息、我用我之强、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惟乾與晉以自言之、至健莫如天以之自强、至明莫如日以之自昭。　程敬承曰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明出地上則愈進愈明矣自昭明德有日進日昭之意光四表格上下自昭之極功也晉之至也　又曰自昭、非為人昭也、內省於潛、以人所不見而昭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居晉下、進之始也、而上應竊位之九四、故欲進見摧、

摧處最易奪所守故戒以守正則吉謂守正終必見信于上得遂其進也設有未信亦當義命自安不急人知而名焉則不自失而无咎矣大凡仕進之始豈遽能見信于上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胡仲虎曰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初以陰居陽非正才柔志剛不足于裕貞與裕皆戒詞也

程敬承曰獨行正與履之獨行順一樣看履之所始貞心惟素素外別无以易吾願晉之所始持身惟正正外

別无以奪吾守故均謂之曰獨獨行願所以善其履也獨行正所以善其進也獨行有无往不可之意當晉之時見摧也可不見摧也可得進也可不得進也可无適不可行吾正也程傳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君子之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后之人不達寬裕之義故以未受命什之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　唐疑菴曰罔孚正與衆允反惟初在順始猶无孚五之道故稱罔孚初在下位猶未受五之命故稱未受命蓋非初之孚不足亦非五之不用初以初在上下未交之位耳惟上下未交故四得

而阻之。惟上下未交。則綽然有餘裕。進退可以自由。故寛裕以俟其進。可以无咎矣。蓋順積而至二。則自然乎。自然受命。四亦安得摧之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王註進而无應其德不昭故曰晉如愁如居中得位履順而正不以无應而回其志得正之吉也受茲介福即見貞吉處王母六五陰象也六二履貞不回乃受茲大福於其王母也福錫自王受自我豈倖得哉象曰以中正也原其所受也

程敬承曰六五大明之君而曰王毋者何不用明而用柔柔而以順麗之爻乎之極故親之而云毋耳

呂涇野曰愁如者上疑五之不斷下防四之見害若司馬公於宜仁是也

陸庸成曰摧如與愁如不同摧自人阻愁由我生然愁亦非怨尤也憂道之不得行也初之貞與二之貞亦不同初恐其未貞而勉之故復勸之以裕二因其本貞而堅之故遂大之以受二得坤道之純以中正者以德受之而无愧也　仲虎曰初有應宜可進也而有欲進見摧之象二无應若可愁也而有受福王毋之占皆戒之

曰貞吉不以應之有无爲吉凶惟以不失在我之正爲吉質卿曰大抵仕進不要太鋭不要太順有摧有愁皆是好事若一氣做將去後來亦少意趣聖人知此故有貞之訓

六三衆允之悔亾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胡雲峰曰三居下卦之上衆陰之長也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矣未信而進其悔在後衆允而進其悔乃亾易因曰三居順極可以進矣猶然不肯遽進必衆允之然後進亦以進爲悔機恐其未免於悔也經繹曰初二貞反之身

也三衆允徵之人也卽貞非衆允而誰其與之不中正

諸講皆作无德說夫无德何以衆允而悔亾薛畏齋曰

三居下之上无應于五維持左右者无其人宜有悔矣

此說妥

張氏曰明出地上猶有摧如愁如者柔進上行之義未

備也初无咎二受福三象曰志上行則進而麗于大明

矣

傳曰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程敬承曰與衆

俱進其誰摧之同志有人不必愁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彖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象旨鼫鼠以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三陰欲麗六五大明之君九四以非類畏忌羣陰自疑其往也晉之時衆皆以柔進而四獨以剛是貞而厲之道也

程敬承曰四無貞以進而固爲貞也竊高位而欲潛據之以爲固雖固必危本義云貪而畏人衆所未允故有厲也　洪覺山曰四有二忌一忌回戾近君而忌其明悍邪妬族而忌其逼故晉貴同類也

趙汝楳曰晉晝卦也鼠夜物也當晉進之時以九居四則位不當也　許慎說文云鼫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

能先人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窮張氏曰詩以鼫鼠刺貪
此之碩鼠象其貪於進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
也
程敬承曰六五病根全在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但晉道
用柔而六五柔德宅尊為離明主諸柔皆進而順麗故
其悔可亡然而不可有心期必也計功謀利一念其為
治道累不小而惟不計失得乃所以无不得也況晉至
此時摧者不摧愁者不愁衆允志行而鼫鼠不得竊據
其間何失得之有而又何用憂恤乎勿恤者純王之心

吉之道也曰无不利此无意于利而自利者也

胡雲峯曰用其明于計功謀利之私明反爲累矣故失得勿恤明道也所以往有慶也

陸庸成曰凡先言悔亾者則所以悔亾在下文如睽之五爻正與晉五爻類蓋五之悔全由恤得失之心來能勿恤則心體光明矣故小象之往有慶専承勿恤言也況五本爲明體惟以六居五故純其心則爲體陽而用陰雜其心則爲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此王霸之辨乎

因指曰往有慶是解吉无不利一人之慶乃在心之純與不純嗚呼嚴矣　易傳曰六五柔主宜不立者聖人

斷之以悔亾以勿恤以往吉以无不利傳又曰有慶是四者它卦或得有一二已爲卦之盛今六五柔主乃兼而有之然則不立者其福固如是乎曰主德尚剛健晉之主德不尚剛如日之出地天下已服其明矣惟柔故明而不虐燭而不察激而不烈固宜其福之盛也孰謂其柔而不立哉要之陽位而柔居之又離明在中剛明相合而得中乃然爾　經繹曰比取地上有水晉取明出地上主坎離中爻故比五顯比而失禽不誡晉五悔亾而失得勿恤其義通也　程敬承曰六五離體虛中故其心廓然不以得失累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

未光也

潘雪松述曰傳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以剛而極于進失中之甚也故象晉其角角在角而進亢而不已其明將窮不能及遠維獨用于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晉明照天下而維伐邑之用以此爲正亦羞吝矣坤邑象坤能蔽明亦所當伐謙六五伐不言邑其伐也公晉則私矣既濟九三伐鬼方其伐也大晉則小矣維用伐邑以下卽畜臣妾之意極言晉角之无所利耳

楊中立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

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　項氏曰晉好柔而惡剛故九四上九皆以厲言之四進而非其道故為技窮之鼠上已窮而猶進故為晉其角角亦窮地也

馮文所曰初之罔孚至三而衆允則无不孚矣順之至也五之弗恤至上而伐邑則有恤矣明之過也

陸庸成曰處遯惡後故尾者厲處晉惡先故上者厲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亾二陽厲且吝何也剛則競進故臣道貴順君道貴柔也

明夷䷣ 離下坤上

鄭玄曰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也明則傷矣故謂之明夷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被掩抑也

王世安曰聖人不窮否而窮明夷否之天聖人能爲之也明夷之天聖人之所藏用也弗能爲之矣

明夷利艱貞

孔疏晦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時雖至晦不可隨世傾邪正宜艱難堅守其貞正之德故利在艱貞　蔡虛齋曰他卦只云利貞此曰利艱貞者蓋是時雖守正亦有不得直遂其正者故須艱難以守正

彭山曰貞者、萬世之常道、君子所以援天下之本也、用其道而晦其明、主于濟天下之難、以全吾貞明之體、曰艱貞、張蔓東曰貞、則晦其明是也、加一艱者、人之明、出而揚之、則順、反而韜之、則逆、故必艱、始得貞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程敬承曰內文明至大難、是以卦德什明夷之義、未可便說處明夷之道、至文王以之句、方云古之人、曾用是道矣、下節亦然、內文明、明在內也、外柔順以蒙大難、妙正在蒙字、蒙者、明之反、不用明乃蒙也、大難曰蒙、有許

多韜晦善藏　之意此文王所用之道也利艱貞晦其明也語意承上起下內難句方入六五爻義晦明而明在內即志之正也能正能字最重大凡內難較大難更難處此必非逞才智露圭角者所能也當此時事之不可諫之不行直直的以正道持之又做不去所恃默默周旋獨有此志耳志在內者也內之明不息故能正志此志用之甚苦委委曲曲千難萬難以守此所以謂之艱貞此箕子所用之道也明爲地所蔽則晦然明固在也未嘗息也當昏暗之世有以用明而明滅有以不用明而明全則晦之正所以使之不至息也

汝吉曰明夷時之窮也、而道則彌窮彌通者也、其當文王箕子與紂之事耶、內明外順以蒙大難、奉昏主、以明聖拘羑里而卒免也、其明夷其艱貞也、而道在文王矣、親遭內難、卒正其志、不殞身以存道、不枉道而遂臣也、其艱貞其明夷也、而道在箕子矣、古明夷未有如殷受之世、古明夷之世未有如二聖人之艱貞者故經惟明夷以二聖並贊、於以見時命大謬、而至德凝焉、至道存焉、非聖人不能行易道、非易道不能濟聖人也、經繹曰大易皇皇大範洋洋終古為光即明夷豈有傷哉胡雲峰曰聖賢之於患難身繫斯之會盖有天意存焉　張

幼于曰明夷一卦用之以處險則爲文王與箕子明而晦也用之以居易則爲蒞衆之君子晦而明也明而晦故全巳晦而明故燭物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質卿曰用晦而明是千古蒞衆之法天下之事所以破壞而至于大失人心者只緣用明而明何曾用晦而明智者乃能用晦愚者却只用明章氏曰晦者明之藏明者晦之發辟人在暗處而見外物甚精亦可以識用晦而明之一端矣王註藏明于内乃得明也顯明于外巧所辟也吳一源曰是道也以蒞衆亦以處巳常則爲濬

晢變則爲艱貞、　羅一峯曰涖衆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而明者、以坤養離也、咀得極細

程敬承曰晦而明、與晦其明、不同、謂君子照物、本明而非以明爲明也、用晦而明耳、明出爲晉、君子體之以自昭昭而明者也、日入爲夷、君子體之以用晦、晦而明者也、出地入地爲時不同、其本明之體一也、故昭明而明大。晦明而明金。君子之明德豈有二哉、晦明妙在用晦用字、體本明、而用則晦也。不能用晦。則不善用明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朱子曰初尚能飛但垂翼耳于飛垂翼初九明夷之象也去明夷之主尚遠其傷未及早見而遠避斯免于傷也君子于行祿位可无戀也三日不食困窮可无恤也去此而他有攸往不免主人之言亦姑聽之而已其所全者大也　洪覺山曰明夷于飛其傷在外遠不及身情所難見而離明君子獨能見之故其于行以三日不食爲義如賁之初義所弗乘所以速往也食則不可往矣世俗之人知有所可往至于幾微而往如穆生之去于不設醴酒之日雖申公白公不知也其非之也宜矣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有言或諷其迂或議其拘不可

說去之早也　孫質菴曰夫子挑出一義字則知不食之故非惟厄于時且決于義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二於暗主比初稍近視三四五尚遠故傷而未切有夷於左股之象夷於左股左非用事者比夷右未為切也此時正宜見幾而作浩然決去如極馬壯然則身名兩全而禍可免也未切而救就是速救之速只是一個去得早免於禍即是吉非謂可以有為于時也　孫質菴曰穆生謂今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韋忠謂褰裳而避

之猶恐餘波及我皆知用拯之義者按象傳曰柔順蒙難則順者正處明夷之道也二二陰柔有此順德故能速於拯救而得其則虛齋分順則爲兩意則以字覺无著落或曰以柔從剛之謂順二用初之壯馬以拯是爲順而得其則也　一說傷而未切國難猶可匡救須用拯馬壯以佐其急乃吉馬壯謂初九九三陽爲壯健之馬籍以濟艱難於萬一也曰吉乃爲之自我當如是濟與否弗論也

項氏曰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渙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爻辭意在

用字象辭意在順字明以六用壯可以得吉也明夷六二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合于爲臣之則故曰順以則也渙之初六在下无位避難而自救故止曰順也救禍者莫若順達而能順可以救世窮而能順可以救身則者道之常也　唐凝菴曰二在明體不言明而言順以明方晦也　蘇子瞻曰二五九三皆有責於明夷之世者也君子有責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極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初九六四无責于斯世故近者則入腹心于出門庭遠

者行不及食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潘雪松述曰昏主在上羣陰乘之從君於昏皆民害也九三以剛德在明體之上志與上應爲君除之故爲明夷於南狩之象殲厥渠魁得大首也不可疾貞以明克暗以至仁伐至不仁必不得已而動无逞剛欲速之心乃得爲貞貞即艱貞意也　又曰諸家皆以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爲武王伐紂之事須假五年爲不可疾貞之證非也彖利艱貞釋彖實以文王箕子臣節爲萬世法

者若以南狩爲牧野之師得大首爲獨夫之誅抑與彖旨戾矣大抵諸爻皆發人臣艱貞之義上六則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戒也　蘇紫溪曰此爻舊說皆謂以臣伐君夫南巢牧野之事豈聖人所忍筆之於經以訓天下後世哉竊謂暴君在上諸侯效尤大邦小邦姦宄荼毒者不可勝數宜勦戮賊清淵藪取其元惡而誅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湯之伐葛文之伐崇是也不可疾貞也頑民之染惡既深宜以漸而化之不宜以速而驅之也　翟中泉曰二是傷可救而救之宜速者懼爲臣者怠惰之志也三是害當除而除之宜緩者懼爲臣者

篡弑之禍也

志字多少涵蓄言其志非富天下為天下去害也今既得其大首則其志乃得大矣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

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胡雲峰曰上為暗主下五爻皆君子之明為其所傷者初二三明在暗外至四則明將入于暗中然比之六五則暗尚淺猶可得意于遠去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離而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

也　蘇紫溪曰、二在外卦、爲股肱之象、故曰左股、四在內卦、爲腹心之象、故曰左腹、陽左陰右、左股而曰夷、非陽德之亨也、欲行而不得遂其行也、左腹而曰入陽德之藏也、有明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可救也、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不可溺也、故曰出門庭、所處者明夷之迹、所得者明夷之心、迹異而心同也、楊止菴曰、明夷取股腹心意首爲象、明上下之分也、

當明夷之時、人心唯欲遁而已、苟欲去而不能、則是明夷之心未有獲也、故四以去害爲獲明夷之心　按爻辭入字與出字對、見得深處亂朝而傷害不及、雖入而

可出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彖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以柔居尊爲明夷之主而象曰箕子之明夷言箕子以見六五明夷之象也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也免於難則利不失其正則貞　鄧伯羔曰六二中正體雖箕子之明也爲六五暗君所掩是箕子之明夷於紂也在難之內而難保其中明知以藏之愚以出之得其正而時不能遷明豈可息哉

約說曰箕子之晦其明者時也權也然其明儼然自在何嘗滅息就是他艱難守正自晦其明處无非是委曲

以全此心之明明豈有時而息哉唯明不息故忠義炳朗精忱憤烈迺可謂箕子之貞耳　蔡虛齋曰若其明可息則一篇洪範從何處來

程敬承曰箕子之貞艱貞也明不可息故須用晦以存之使箕子之明不晦則箕子之身不保而其明遂至滅息明一息便不成個宇宙故不可也何者箕子之明天地之至明也不可二字甚重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胡雲峰曰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

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爲所夷矣人之明未必傷也卒乃自傷而遂隕絕厥命則亦何益之有哉知者亦可鑒矣

潘雪松述曰夫厲其明以照四國者自極其明者也自極其明必反爲暗如日之初登于天至暮則入地理有必然夫人心之明本不可息此天則也二順人臣之則故用晦以爲明上六失君人之則故强明而實晦爻象不主紂言蓋六五君位明之所以夷者已於箕子之明夷見之矣此則言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戒也故不言明夷

蘇紫溪曰上六非本无明也不肯自明其德而

晉於晦也用晦而明與不明晦正相反晦其明者反觀內照以爲明而无晦非明不明晦者用智逐照以爲明而反明爲晦則者不可踰之理君道以明爲則失則卽是不明晦

總論丘建安曰明夷一卦以商周之事繫論上一爻極暗爲紂之昏棄五近暗爲箕子之囚奴四與上同體避暗就明爲微子之遁去三與上應以明剋暗爲武王之伐紂二在大臣之位藏明于暗爲文王之羑里初去暗稍遠見傷卽避其伯夷太公居海濱之事乎陸庸成曰明夷之時貴於艱貞以自全故箕不及比干 薛畏齋曰

明夷之時暗君在上下五爻皆爲所傷者也然所居之位不同則所處之道亦異以位言之初无位者也自二以上有位者二三與上異體其情疎四五與上同體其情親其位有不同矣以道言之初可以遠去之智二守常而經初通變而權主於義四獲心而出五守正而因主於仁其道亦有間矣皆无傷于明者也

家人䷤ 離下巽上 睽䷥ 兌下離上

陸庸成曰家人内也而聖人欲其各正睽外也而聖人欲其相遇然家人言貞不言凶既貴于貞不得言凶以乖之也睽言遇不言貞既貴于遇不得言貞以泥之也

蘇紫溪曰晉卽大學之明德也而不明則夷矣家人卽大學之齊家也而不齊則睽矣自昭明德防其夷也有孚威如懼其睽也張邦奇曰內離外巽相麗以巽家人之道也又內明而外巽處家之道也　陸庸成曰巽德爲巽離德爲明通卦辭言明者以家人非用明之地也文中子以明齊內外爲義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非巽有齊之義也　金賁亨曰初三五上皆陽男象也曰閑曰嗃嗃曰假曰孚曰威如所以責男者詳矣二四皆陰女象也爻辭所以責女者略矣論正家之道當責乎男論正家之化必觀乎女也

家人利女貞

薛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巳亂矣故彖曰利女貞

蔡虛齋曰莫難化者婦人家人離必始于婦人此所以欲先正乎內也看先字則男亦在所貞矣　朱子曰正家之道須于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林次崖曰所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丈夫葢主家之人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

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唐凝菴曰彖惟言利女貞而彖傳因及乎男者以見女不自正男假而正之也葢天下惟女子爲難養聖人以刑于爲首功女而貞則男之貞與家人之无不貞可知矣 荀爽曰離巽之中而有乾坤故曰天地之大義
邵二泉曰男女交天地之大情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正自尊者始故又推本于父母之嚴嚴與正无二義正即所以爲嚴也舍正而爲嚴則嗃嗃矣 又曰二與三四與五配合則爲夫婦及其嗣續則爲父母夫以帥婦而父道立婦以承夫而母道成各得其職以主其家而一

家有所嚴憚故稱嚴君丘氏曰父母即一家之君長也
君長嚴則臣下肅父母嚴則家道齊　趙汝楳曰或曰
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
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
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
弟恭夫制婦聽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
一家之父子兄弟正而莫難於一夫一婦正女正者女
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
父以身正身以言行程竹山曰男女正則剛柔之義明
倡隨之義得是陰陽不可易的道理故曰天地之大義

非以象天地也　孔仲達曰男女正義均天地道齊邪

國此二語該全象之旨孫質菴曰正家而天下定不作

效說只以理推之言天下則盡乎家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孔疏曰巽在離外是風從火出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

既炎盛復還生風內外相成有似家人之義故曰風自

火出家人也正家之義修之于近小言之與行君子樞

機出身加人發邇見遠故舉言行以爲之誡言既稱物

而行稱恒者發言立行皆須合於可常之事互而相足

也

汝吉曰火不必風風不必自火出而火之風固自火出其言精矣家人風化之本也君子知風之自則反躬急焉敬仲曰風化自言行出言行又自心出誠心普道則言自有物行自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諄諄告語切切防檢也諸子相曰言行止在慈孝友恭義順上說言而能行爲有物行而不輟爲有常　唐凝菴曰家人一氣而相通者火與風俱以氣用巽與離又近在一方風自火出則一氣之流通火之熾皆風之力矣故稱家人君子觀此則知家人之正皆自我出惟于吾身言行修之而已有物不誕也庸言之信是也有恒不詭也

庸行之謹是也蓋舍言行別無修身舍修身別無齊家矣彖言天下定則推極言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象言言行則反本言之修身爲本之義也

初九閑有家悔亾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洪覺山曰初九有家之始未有子婦専制之責故其爲道也不曰正而曰閑閑者志正而法度具焉者也九剛在初其志未變閑之于其始禁于未變之謂豫也習于遠斯變之而難矣初又獨不言吉何也方將正志求以免悔而何吉之遽及哉　潘雪松述曰初剛得正有正家之本體離有先見之明故能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

之所謂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也　王註凡教在
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居內卦之中上下皆陽婦德柔順无
專成故无遂事婦正位壼內職饋祀故在中饋遂者行
其志專其事有其功之謂在者守位而不離也此六二
之道所以貞而吉也洪覺山曰夫中饋何以盡女貞之
事也釆蘩釆蘋以公侯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妻供祭
祀為遵法度小而至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一家之內
豐儉繁簡各適其情无有尤恐則非有德者不能故不

曰順而又曰巽巽德之制也　唐凝菴曰二實正乎內之女象所言女貞之利者也事得專成曰遂婦以无成代終爲正道不當自遂而當代勞者也惟二之順故守其閑于前謹其節于後事必稟命唱而後隨一毫不敢以自用自專故曰无攸遂巽指五曰以者在閨闈之中供饋食之事以左右其夫而已即詩之所謂維酒食是議乃正位乎內之事也蓋始以五之正正乎二既以二之順順乎巽此其所以貞而言也　張慶東曰在中饋則門庭之外非所履也无攸遂則壺飧之外非所與也蔡虛齋曰此可見婦人之所以爲能者不在于无所不

能而在乎能其所能　象旨易象言順以巽者三蒙六五以本爻之變言漸六四以本爻不變言此指所應爻言皆有巽象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彭山曰嗃嗃嚴厲聲九三以剛在離體之上治家過嚴而發於聲之厲者也故有家人嗃嗃之象義勝傷恩一時固不免悔厲然猶不失爲正家之吉道也反是而嘻嘻則吝矣

傳云在卦无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

肆。寧過於嚴也。蔡云嗃嗃言家人。至嘻嘻。獨言婦子。入
尤見非所宜而可吝也
胡仲虎曰九三以剛居剛若能嚴於家人者。比乎二柔
又若易昵于婦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間乎。故悔吝之占
兩言之
家人骨肉之情最无窮。必須用節。節謂節制防其過也
唐凝菴曰節以調劑其寬嚴之中也。立於始則爲閑。劑
於中則爲節。非有二也。言節於三者。以三在內之外介耳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洪覺山曰陽實陰虛六四何以富也順以從陽保富之

道也二不言富何也當事之婦也四則尊矣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富豈財帛金玉之謂哉果然則亦不足以爲大吉矣 蔡云禮記云云與陰主利之旨不合然禮義生於富足家既富則記之所謂肥者亦可致矣 程敬承曰富者阜也四順以正位一家康阜豈不大吉

胡雲峰曰二曰順以巽四曰順在位玩兩順字婦道盡矣二在下之婦也四之位其在上而主家之婦乎方獻夫曰父主教化母主貨財儀刑表帥父道也收藏謹節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父母之道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游讓溪曰九位尊位故以王言假者感假之義奏假无言王假有廟其義同也家者天下之則卦之九五陽剛中正正位乎外六二柔順中正正位乎內是王者身端心誠化于家而內外交正禮教不忒所謂雝雝在宮是也如是則勿用憂恤而天下无不治矣王者之吉也

汝吉曰家難而天下易故王者以恭巳正家爲兢兢王格有家則不勞憂恤而自吉矣何也邇可遠也風之自也誠一之能化也吉也古假格通至也感通也語曰王假有廟幽可以治鬼神也王假有家明可以治天下矣

唐凝菴曰九五正位乎外。其家之正不正。恒必由我。此非一爵可以盡其責者。實有感假之道焉。假之者。即以其眞愛相感格也。惟我以眞愛感彼。必以眞愛應。父子兄弟夫婦交相愛。即爵與節。之間皆眞愛所流溢。假道斯大。家道斯正矣。然則其所謂嚴者。嚴其分也。相愛以道也。分不定則瀆。即有愛何所用乎。嚴與愛固相爲用者。楊止菴曰交者家人交接之常。愛則心相浹洽。交貴愛。愛以聯交。交而不愛。則外以名分相接。而內情義不親。非合異爲同也。九五能假有家。則一家名分定情義篤矣。故吉。朱子曰到這裏。方成個家。若家之人有一

之不相愛即非家矣而何以曰有家也程敬承曰有家與萃渙言有廟同不假則不能有其家也程傳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爲假有家之道也 蘇紫溪曰交相愛不止夫婦父子兄弟皆然楊誠齋曰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王季爲父以太姙爲母以武王爲子以邑姜爲婦其不交相愛乎 或曰九五何以不言天下而言家堯之協和時雍始於睦族故一家交愛而一國交愛一國交愛而天下四海無不交愛此正家

之所以爲大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一家之人初間之三節之五假之至上而家道成人心孚矣而陽德尊嚴不用威而威儼然恩不掩義情不瀆禮正家久遠之道无踰於此故曰終吉謂始終皆吉循云好到底也陸庸成曰纔言孚便要威者畢竟治家以嚴勝和也然威曰如則德威非作威也威生于反身身端則不戒自孚不怒而威矣　程傳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況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爲

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失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乎威如二者而已。故卦終言之

楊止菴曰。或曰彖詞以五為嚴君。而上九以威言。九五以愛言。然則異歟。曰嚴其義也。所以明分也。正倫理是也。愛其恩也。所以合情也。篤恩義是也。家有倫而不遂理。尚恩而不協義。乃過於愛而不知幾。又安能正也。故以嚴為本。而又以德感之。又以愛交相處之。然後謂之治家之道也。易傳曰。治家在政。睦家在德。政以治之。德

以威之治即嚴也威即假也故威愛用別而其道一也洪覺山曰孚者誠身也反身也反身自誠而一家之人無不輿服是威之所從著也非聲色之為之也夫家道之成人情未有不意滿而玩忽之者而九剛不然此所以能有終也家人之義其善矣哉　唐凝菴曰初家之始故言正家之法上家之終故言正家之本家之本在身家人之觀望最切毫不可欺反身而觀其所以附家者皆其實有諸已為舉家所信故曰有孚孚則閑之自見其行節之自見其從德威自見其可畏即有不肖之心自此潛消矣感假有本家道所由以正也嚴君之嚴

以此嚴其以嗃嗃若其家人哉

程敬承曰彖利女貞因矣詳觀爻義初能閑三能節五能假上能威刑于之道男正尚焉彼二與四不過順之而已順即女貞也婦之不順失在主家者故家人重嚴君尤重反身

睽☲☱兌下離上

程傳爲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爲睽義

睽小事吉

虞翻曰小謂五陰稱小趙汝楳曰卦言小事吉以六五用睽之才不可以大事也程可久云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孔疏大事謂興役動衆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爲小事謂不待衆力者雖睽亦可　陸庸成曰當睽之時而欲圖大事非變革則不可故得三晉僅可小事睽之反爲革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唐凝菴曰天下之物不分則分不明分不明則必相侵奪其合也睽也惟其睽也則分明分明則无爭而情通其睽也合也故睽之爲卦也言乎其始之分也

楊廷秀曰物聚則朋睽則孤矣焉得而不窮睽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无然貴易矣兌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叛而合男女之别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陸庸成曰火澤之睽於動處見之二女之睽于志見之既

睽而不能合者世道人心之睽也必睽而乃有合者天地萬物男女之睽也故以吉則小以用則大

鄧伯羔曰澤與火俱動故睽火動而澤止无睽矣洪覺山曰朱子曰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居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矣家人何以不睽也長中之女與少不同且柔居正故也　象言革亦二女同居而大亨革以九居五六居二大亨者以其正也睽胥反焉所以僅小事吉也

說而麗明言和悅之德與明德相麗也孫質菴曰說與明兼重有其具也柔進而上行重進字有其勢也得中

而應剛重應字有其輔也得中而應故雖不能大有所爲猶可小有所濟　張雨若曰豫只是人心和樂便可大事睽比豫多個得中應剛却又只可小事只爲打頭一睽字睽壞了耳然非是三者連小事亦安得吉　唐凝菴曰火動而上炎澤動而下注上下遂至懸隔睽也中少二女同在一卦故稱同居卒之有行各必有家故其志不同行又一睽也言其象也言乎卦之情則睽而必合矣以動而下者言則說而麗上之明下之合乎上也以動而上者言雖進而上行以其柔中而應乎二之剛中之合乎下也是以小事吉也何以止於小事也兩

皆柔卦而合睽之主又柔也　汝吉曰小事吉盖睽之吉也抑睽者異也以異而同天地萬物于何不通䟽定位貞方動静何睽也而絪緼化醇合以育物其事同矣男女正位異姓殊體何睽也而剛柔唱隨合以成家其志通矣萬物芸芸别生分類又何睽也而性情聲氣相應相求其事類矣盖必有睽也　然後其用可以合而同令有陰而无陽有柔而无剛不合異以成章將能行乎正如火澤不睽則脊息而无害耳莫不善于睽而三才之大用由焉故易无用不行也易莫妙于反對于睽尤見反對致用之妙　蘇氏曰人苟惟同之知

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爲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林次崖曰曰事同曰志通曰事類兩者之合而爲用也然兩者之合原于兩者之睽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用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爲用也合在睽之中不睽則无以爲合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代淵曰火與澤混同則有害用不相通則功不成而物不濟以明其體位須異而其理須同所謂同而異也

陸庸成曰彖示異中之同象示同中之異處同人則類族辨之處睽則同而異之易之道也

程敬承曰天下无物不以兩濟故彖謂睽自有合異乃所以爲同也天下无事可以獨成故彖謂睽須用合同所以化異也

敬承又曰明夷晦而明謂不用明爲明以晦而明也明在晦中睽同而異謂不立異爲異以同而異也異在同中蓋君子之同同以理耳理非苟同其不同俗處卽異也同而異自不至乖異不合矣大凡處睽貴合必得其所以爲同者而後睽可合如以異爲異祇終睽耳韓魏

公不分善惡白黑其不分乃分也此同而異之謂也同而異正合異而同之道

初九悔亾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與四非正應動而成睽有悔也而與四同德終必相合其悔可亾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亾之象　洪覺山曰睽初何以悔亾也心邪而後疑生疑生而後睽至初剛得正无所睽故悔亾勿逐見惡人皆无所疑于其心之故也行者馬也无應故馬喪見惡人无咎所以爲復也夫謂之見未必見也但不致睽疑拒絕之而已見

惡人何以于初也初隙未開凶惡未著故可見也言自復无咎而不言所行者睽初未必其可行也

質卿曰馬所以行行有不得者吾不可以求之人惡人世所嫉人所共嫉者我不可以不容之也　潘雪松述曰夫睽之時人情離矣斯時也人分上一毫討求不得惟自已分上自盡其道而初九陽德兌體也剛動而正不起疑妒兌初而和不生乖違故能不以得失動其心而睽者自合有喪馬勿逐自復之象能不以同異動其心而睽情頓化有見惡人无咎之象

傳曰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

者由弗絕也是故卽一見而四睽於初合也

程敬承曰四既稱同德相應何復指爲惡人以四主睽爲異故也當睽之時須是有合方好就是惡人也不可峻絕他令彼重其疑而甚其睽合異爲同妙在一見

王輔嗣曰此時顯德自異爲惡所害故見惡人乃得免咎　楊止菴曰傳曰无咎則可合盖四主睽爲異初見之卽所謂異而同也

蘇紫溪曰曷言乎喪馬勿逐自復也喪者迹之睽復者德之同迹異而心同故不戒以孚也曷言乎見惡人也惡人雖異於我而其人未始不同於我也同者同之而

異者亦同之、則人將我親、同者同之而異者異之、則人將我疑、然則小人之睽君子、豈直小人之過、而君子之絕人已甚、亦有咎焉耳、　項氏曰、見與迫、斯可見之見同、非往見之見也、若往見則違勿逐之戒矣、辟咎免於惡人之見咎也、非望其有所行也

易說曰、見惡人之所以辟咎、豈其為咎、蓋世道之有睽、皆起於邪正之太分明、而好惡之太峻絕、故必量足以容天下、乃可以託于天下、仁足以養天下、乃可以寄于天下、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潘雪松述曰三五之睽雖緣三五之隔實以陰陽皆不當位之故臣位反剛剛易亢也君位反柔柔易疑也則相合難矣合睽之道必能遇主于巷而後得无咎臣與主睽臣之咎也二柔失位而履中能絀其剛迂其身以成吾君故曰遇曰于巷　洪覺山曰巷者委逕也二應于五可以行矣然而既非其時又非其君故其行也亦必委曲以達其正而後其道可遇如程子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此非剛中達材未有不以廉謹自速違戾者然則納約自牖其亦剛之達才乎曰睽與坎相似坎四但能

逢其一路之誠。過則可以有爲矣何以爲過也猶忽然而遇之未疑之初心也

李隆山曰委曲求合期于行道以救斯世惟二以剛中之才具和兑之性足以行之非徇小節狥介遯世者所知也傳曰所謂委曲者和順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屈己枉道也　唐凝菴曰二尊五爲主五親二爲宗則遇而合矣而曰遇于巷者巷取坎爲通象特非震之大塗耳未嘗非可行之道也此亦孔子于季桓子之義也

張氏曰巷者二五往來相從之道也二亦五之所求其位雖隔其志終通故二得爲于巷之遇于巷非遇主之

地而无咎者以不失乎相從之道也

程敬承曰五本柔中本不難遇九二正應何以遇巷也當睽之時志在與主合以濟睽寧敢純任徑直其悃悃欵欵委委曲曲有投合在尋常軌轍之外者故象之乎遇主于巷耳夫下有巷遇之臣上豈有亢然難下之君厥宗噬膚所自來矣一止曰无咎者臣盡上應之責也五乃曰有慶者君取下賢之福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潘雪松述曰睽之爲睽以有可疑之迹爲人所疑而自

生乖異也六三上九正應何以有疑也柔居剛位已本不正而承乘應又皆不正之陽疑地也疑橫見生見二之曳其後也四之掣其前也上之天且劓而刑之也理之所无見之所有而見以爲有者終什之以爲无也故曰无初有終　胡仲虎曰火澤之睽生于動三上之睽生于見本无輿曳本无牛掣本无天且劓疑故其見如此耳其見如此故无初理本不如此故有終

程敬承曰見輿曳三自見也三欲進以應於上而不勝其猜疑之心自尼而不進若見其如此者疑膠成見見錮愈疑既而疑亾見什還爲婚媾遇剛故也非上之剛

三亦安能以遇雨終乎故君子貴剛 見字直貫到天

且劓處曰輿曰牛曰人蓋以乘輿取象車以載人牛以引車其人輿中之人謂三也或曰坎爲輿爲曳離爲牛

唐凝菴曰坎本爲輿見其曳而不爲之載離本爲牛見其掣而不服其乘皆不可上往之蒙易述曰其人謂三三之天謂上也陽爻故稱天且者未必然之辭劓者上通之物則之則逆其上通吳幼淸以爲三車曳牛掣而乘車者復將適上則劓鼻之災也此與本義說劓二字不合姑存之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洪覺山曰九四何以爲睽孤也四本不爲孤者疑之也

上九則疑甚九四則疑輕疑輕故能一遇元夫而交孚元夫初也二陽同德交孚相濟其志可行而睽解无咎之謂也然必厲无咎者林次崖曰人之相與在无事之時則安常處順而釁孽无門處有事之秋則變故橫生而風波易起故必危以處之委之腹心以致其誠悃慎其舉措以杜其嫌疑則終合而无咎矣　象旨初四皆无應而四稱睽孤在下猶可獨立在上不可无輔也處无所安比非吾與必以氣類相求爲助故遇元夫謂初陽德也質卿以爲喪馬弗逐之仁人也四與初皆陽同處體下當睽之時俱在獨立自然求之而遇始之睽而

卒以遇其志交孚无間而且交相厲也故得无咎象曰志行也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　劉呆齋曰初謂四爲惡人始相嫌也四謂初爲元夫終相善也故既喪復得既孤復孚此已不善而得同類之善如此亦明體得麗故四能變惡而爲善去睽而爲合也是謂始睽終合者也胡雲峯曰他爻睽而合者剛柔相遇也四與初睽而合者以剛遇剛也彼此以剛實相交可无咎李太發曰情以疑而相睽惟剛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于遇元夫而上終于遇雨也

程敬承曰異我者惡人也詐詭而疑貳易滋必寬其量以杜其隙故見則无咎同我者元夫也勢孤而讒間易乘必危其心以固其交故厲乃得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潘雪松述曰陰居陽宜有悔然得中爲文明之體應剛無偏係之私其悔得亡則于己无憾而睽有可合之道厥宗噬膚所以釋五之疑而決其往也往則必合夫何咎合睽之道去間與疑五无悔而後往所謂孚以發志也厥宗謂二也五柔居尊須剛德以濟天下之睽故視二曰厥宗二依五以爲主五親二以爲宗同心相倚之

機其合也猶噬嗑之易一噬即合而入之深非以私比而防已應者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見合故有慶也
敬仲曰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五六當先往
趙汝楳曰爻止言何咎釋遽許以有慶者睽異之時患不得合耳五能下二二必能承五剛柔得合人情可以大同慶譽可以大來豈止何咎而已哉　汝吉曰四言志行大臣者以得人合睽爲其志也五言有慶王人者以得人合睽爲其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亾也

丘建安曰上本與三應不孤也睽極而疑生不孤而以爲孤故亦曰睽孤約說曰三見上疑也上見三疑之甚也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疑然疑極必解睽極自有復合之理故三有終而上遇雨吉也

胡雲峰曰三之見二四或曳或掣疑也上見二四之於三或載或負亦疑也三疑而見上稱以爲人之有傷也上疑而見三則以爲豕且以爲鬼矣始疑爲豕理或有之及其甚也无是理而以爲有矣見其爲豕爲鬼而張之弧疑也後說之弧疑漸亡矣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至是則疑盡亾而睽可合矣○　潘雪松述曰上四皆言睽孤者四无應故孤上有應自猜狠而至於孤也本與六三正應相從以六三居二陽之間有疑迹遂生疑心見三如豕之汚穢背負塗泥若將涗已而不可近又見六三所載之輿爲載鬼一車若將祟已而不可與爲類豕猶有之鬼无形而安可載疑情所結怪妄並生故先張弧欲射之而六三正應乎上其誠終著故後說弧而不射則疑必釋矣既而大釋曰六三非寇我而從不正者也乃守其正而與我爲婚媾者也往而從之必得其和陰陽和而爲雨則疑釋見亡睽者合而吉矣故曰遇

雨之吉羣疑亡也　敬仲曰明天下人事本自炤炤本自無事徒以剛明之過因迹致疑因疑積惑遂至于此極羣疑釋則本自無事初無可言　洪覺山曰豕陽物鬼陰物塗濘象車中堅象離志有鳥鬼車載百鬼夜遊爲祟之事言非三實有之爲上之明極多疑若見而有之也惟其若見而有之也故先張之弧視于我爲仇敵然惟其非實有之也故後說之弧而婚媾正應又將自得之矣睽極則合陰陽和則雨此羣疑所以盡亡而終吉也　唐凝菴曰一卦中莫難合者無如三上矣而離明之極羣疑盡亡其最難合者皆合一卦之睽無不合

矣故諸爻皆稱无咎而此則稱吉也

紀聞曰始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過於明故過於疑故无往而非疑惟天下之至明爲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雜然而疑其後渙然而釋　張雨若曰羣疑亡要模寫許多疑心一時盡釋景象此非三之心无可議安能如此哉朱子曰孔子不說象見豕此等類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而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巳　吳一源曰上九睽最甚者剛之極也何以合之惟其和也天地之氣和乃雨負塗載鬼之疑和乃什喪馬勿逐和以回之不爲惡見

惡人和以容之不爲說遇于巷和以委曲通之不爲枉雖臾且劓心无間隔雖天且劓心无疾怨終不忘其回之道之容之之道蓋求合之勢愈難而和其心以善其道者愈至茲道也惟明者得之故曰說而麗乎明湖出說和之善也柔而中者也五得之以居上其合睽也若噬膚所以往有慶也

潘雪松述曰彖傳言睽物性之定分六爻言睽物我之私嫌睽者乖異不合之名也然六爻之中初則自復二則遇主三則有終四則交孚五則噬膚上則遇雨无一爻睽者何哉以諸爻能去其乖異而致同焉耳

唐凝菴曰凡睽皆起于陰遇皆先于剛初四兩剛則孤于失位之剛而得之得位之剛故二五三上僅稱相遇而兩陽遂至交孚三上失位而難合二五得中而易合大都易道之貴陽貴中也至于睽違之世得其主猶未遽應雖遇其配猶未遽合況非其主與配乎

游讓溪曰睽合之迹物理之常聖人言之詳而詞之複者豈无意哉自古叛亂之禍萌于睽阻篡弑之罪始於猜嫌故聖人深明睽之必合而誠之不終誣者所以勸忠也君子不幸居危疑之地負睽離之罪惟有貞信不貳以理自圉俟夫天之終定而已昔周公居東二年卒

致反風之應郭子儀解兵避謗竟成單騎見虜之勲遇
雨之吉群疑亡也豈不信哉
程敬承曰君子以同而異實欲合異爲同我有異意則
人有異疑疑且睽矣是故元夫可孚惡人亦可見厥宗
可合曲巷亦可遇不以同異起見不以意見生疑卽暫
或見輿見牛見人見豕終必疑化爲信睽還爲合而遇
雨矣此君子所以貴同也歟

蹇 ䷦ 艮下坎上　解 ䷧ 坎下震上

程敬承曰蹇解俱從坎生而坎下有艮止而不前故爲
蹇坎上有震動而能出故爲解蹇但可來不可往解則

來往皆吉而利西南均焉者、取致養意、　陸庸成曰蹇莫先於己故反身修德、解莫先於民故赦過宥罪、

程傳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爲蹇也、張邦奇曰屯與蹇相似、然屯動乎險中以初爲主、利於初而不利於上、蹇見險而止、止極必濟、故初宜待而上言碩、二卦上爻皆陰柔、而功效不同以此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見險而止、與彖傳能止不同、蓋此以時勢言、彼以所能言、蹇本以見險而止得名、然不可終止而不思所

以處之但貴據得其地資得其人行得其道有此三者蹇无不濟矣西南東北以勢之順逆言非必拘拘於西南東北也見大人指在下之大人伊呂之徒是也貞者仁義之師湯武之征是也

潘雪松述曰蘇氏曰艮東北也坎北也難在東北則西南者无難之地也處蹇之時必決擇其利與不利曉然勢之可否見可而後赴之難之所在往益難矣故言利西南不利東北大人指九五而利見之者上六也五剛正中上柔正位而從之難由正濟故貞吉也又曰利西南利在出險也不利東北東北險地當止勿往也卦以

九三艮止成義而濟蹇之主方在大蹇之中出險至上六而始濟則盡脫東北險地矣蹇與解皆言利西南可以想見其義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險在前只是勢不得進可止之機也易述曰止者退而反身之意見險而能止謂陽本務進能與時而止也斯其所以爲知知者艮之光也　陸庸成曰蹇以止爲智非不往也止之中時用出焉置身于事外而居靜以觀

動乃可以審衰旺之形決從違之準畫張弛之略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

洪覺山曰屯困蹇皆有難義屯水雨始生而難通困澤无水而以窮蹇則水在前而難進難進知止止非不爲也艮道光明見險而不妄爲之謂也經繹曰蹇卦于蒙反而義與需合蒙貞坎內險外止則中晦昧而蒙蹇貞艮見險能止則中光明而知需險在前乾恒易知險而不陷其知也大矣蹇險在前艮篤實光明勿之有陷焉其亦知矣哉然蒙順而蹇逆需可需而蹇在難則二經異占焉雙湖胡氏曰睽取目有所見義重離在前也蹇取足不能進義重坎在前也

金汝白曰蹇有大小一身一事之蹇時未至則宜止者也若天下國家之蹇大蹇也身當其任宜求濟之道豈可止也故以見險能止示處險之道以有功正邦示濟之道謂之險見是未入險中知幾而止故爲知有功邦兼二五言

紀曰見險而止爲知而六爻皆言往蹇見其但可來不可往也然卦復言利西南利見大人若必有所往者何蓋往而有險不可往也往而得中往而有功亦不可往耶陽進居五西南之地得中所在當止之所也舍此不往而退入於艮之東北則陷於險而其道窮也蓋

見往西南之爲利也、大人者、五也、貞者、正也、五以當位居正、而是五爻者、爲之各得其正、故正邦也、一正身而可以正邦、此謂貞吉、此往見大人所以有功也、當蹇之時、土宇分割、僭僞比肩、邦之不正甚矣、迺英雄首事、而倡大義、持大信、以激人心、收人望、則反側可安、混一可圖、故能正邦、　彖旨往謂在上、以解體反對言之、解曰乃得中、坎在下也、此曰往得中、坎往而在上矣、解曰往有功、四之陽動於上也、此曰其道窮、三之陽止於下也、趙汝楳曰吃於言者曰蹇、跛於行者曰蹇、非不能行、不能言也、捷於口則期躁於進、則僵仆徐行緩語雖難而

亦通君子之處蹇亦然始而不審冒險以前固有陷溺之憂儻以知止而遂安焉不求濟險之方則終不能出險其與陷溺者等爾九五往而得中上爻往而有功君臣德合協心以圖濟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罔有不一于正聖人之用蹇者其大有如此哉

顧參齋曰蹇之時、必擇地而處擇人而任、守正而行、如此然後得濟蹇之道甚矣蹇之未易濟也其時用誠大矣哉時用與時義別、時義者、這時應有的道理、時用者

這時合用的方法、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程敬承曰傳云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爲險阻之象故爲蹇而教以反身修德何也朱子曰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反身修德其所以行也反者往之對也大凡前面行不去未有不退而反轉者反非却步也還反此身何故受蹇把生平盡行檢省把生平不到處盡行刮剔毋使此身本完之德有一毫敝壞是謂反身修德德修則在在可行矣　敬仲曰惧巳德之未善也惧巳德之有缺也惧巳德之有違而致此也則修焉不敢怨天也不敢尤人也張葯曰雲漢宣王治蹇之詩也

唐凝菴曰反艮之躬常坎之德故曰反身修德　易述

曰處難之道有三、在屯濟以動、故曰經綸、在困濟以說、故曰遂志、在蹇止于善耳、故曰修德、屯志在救民、困志在善道、蹇猶可須也、用事舒迫相巳、進退而酌成之耶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象曰往以坎言、來以艮言、　趙汝楳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於止而不行、終於止、何譽之有　唐凝菴曰下三爻皆以止為知、譽獨歸初者、初在見險之始、當止、即止、故也、

李隆山曰華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鳥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失爲後代指笑者有間哉　質卿曰士君子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及上下治亂去就離合存亡之間凡情之所不能通理之所不可化勢之所不可禁者皆蹇也斯時也措足足難措手手難下口口難第一要審察往來若不審情不度理不察勢徑往赴之必遭陷敗惟回心寧耐始有商量始有處置蹇庶幾其可濟也所以蹇諸爻只貴其來不貴其往初方入蹇所以往則蹇而來

則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楊誠齋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惟二五不言者、二為王者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誰當其任乎。

唐凝菴曰蹇蹇猶言坎坎也二艮體原不在險因其以君之蹇爲蹇則剖其所以濟險之道而夙夜靡寧志將捐軀以殉之豈知有躬哉不言往來者不以往來二其心也艮不獲身匪躬象初以來爲譽二以蹇蹇无尤有位无位之分也薛湛其曰二青望既重難難相仍盡瘁正邦事不一途故曰蹇蹇　潘雪松述曰沈存中

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也二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雖蹇未可濟蹇時難圖而相機遘會觀變俟時王輔嗣所謂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蓋以六居二柔而得中義不避難知不犯難知與忠而俱盡者以圖濟也　胡雲峯曰他爻戒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蹇不言吉凶者天下事固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也王臣蹇蹇二句存疑要作一句說言王臣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正孔明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不必作原其心說甚妥程子曰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由所以

勸忠蓋也非曰事已不濟特恕其才而不尤之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易述曰二在内卦應五爲王臣方蹇其蹇志濟時艱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内卦惟三爲剛明有濟蹇之才二政欲附之以求濟因其欲附而反就之相依有爲自不陷于險矣故曰得其所安象曰内喜正謂二陰之利于從陽也　王註進則入險來則得位内卦三爻惟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是内之所恃故云内喜之也　唐凝菴曰三本成卦之主故内之喜喜三四之連連三上之志志三三信解難之人哉然則三之反非忘五也有待而

進。止之所以爲知也。內之喜者。非但喜其來。亦將因之以得往也。

程敬承曰若云來反只安於故位耳。六四何以曰連三合力以濟。　陸庸成曰凡陽主才。陰主謀。故陽必就陰恐恃才而妄也。陰必連陽恐過謀而无能爲也。陰爲內陽爲實。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易述曰六四本柔而在險體故往則愈蹇不往而來則連於九三。九三剛實。四萃連之共濟五難。當位而又得濟之實也。處險難不以剛實濟之柔者安得濟乎陰本

虛來連于陽則實 唐凝菴曰四四力柔非連三无能爲也然四何以言連也四在互離之中於上下二陽兩麗之有連象當位不重重實字是有濟蹇之實德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一陽陷二陰之中大者蹇也處蹇之時獨在蹇中以當世難天下之蹇皆其蹇故大爲朋來者朋自外來而非取必于正應以蹇足之時君臣之分未定也大抵天下之大蹇非陽剛中正之主莫能任亦非陽剛有爲之才莫能濟九三陽類三來則衆陰附之大蹇可濟矣 鄭剛中曰諸爻皆以來爲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爻之來自外

反内也朋來之來自下趨五也夫同德爲朋昔之往而
蹇之也以時未有任大蹇者至是當險難輻輳而來曰
朋來即所謂利見大人也
洪覺山曰不言中道而言中節者遺大投艱非有剛貞
之節未有不艮難而中沮者故中節者朋來之由也
唐凝菴曰四一連三則來矣陽與陽爲朋故曰朋來況
諸陰亦无不來者乎王伯厚曰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眞
朋也渙其群退小人之僞朋也　陸庸成曰坤曰西南
得朋蹇之利西南以五爲義故曰朋來解以四爲義故
曰朋至惟朋來而來譽來反來連者皆往有事矣自非

中德之操持在險愈堅而豪傑何以嚮應若此上所以奏碩功而利見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巳在卦極當出險之時若不得濟蹇之主事之往猶蹇耳惟來就九五合朋來以成出險之功則碩吉也利見大人申明來碩之意彖曰利見大人貞吉此爻得之

趙氏曰蹇之道阨塞窮蹙上當出蹇之時得陽剛之助阨塞者解窮蹇者紓有碩之大象故云來碩吉何曰一卦惟上六爲吉者上應三比五居坎之上卦之外蓋蹇

極而通矣、

象言碩指三之陽、大陰小、不言大以別於大蹇也故曰志在內、孔疏志在內也者、有陰在三是志在內也、應既在內、往則失之、來則得之、所以往則有蹇、來則碩吉也貴謂陽也、以從陽、故云以從貴也、從貴與比六五同、

總論孫質菴曰蹇卦六爻。自二以外。總不宜往、自上以外、總不言吉。初三无責任、宜見險而能止。六二有臣道、故宜冒險而竭忠、連陽剛以共濟。見大人以成功、四與上陰柔是也、五則延攬英雄、以夷大難、而天下之事濟矣

汪咸池曰當蹇之時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者義也五爲君得人以濟二爲臣致身以濟三之反賴柔以濟四之連賴剛以濟上之見而碩從君以濟初非其時待時以濟　蒙引曰大丈夫不幸而當蹇之時一卦六二之義足以應用是善用易也非以見險而卽止已也